

資治通鑑全译

张舜徽

主编

李国祥

顾志华

陈蔚松

副主编

周国林 译注

勅編集

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知

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
以下猶心腹之運手足

周紀一

起著雍通鑑

威列王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[第七冊]

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

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

使下使下培廷運子

十三年十三年大夫

天子之天子之於禮

也何謂何謂豆

非民之元民之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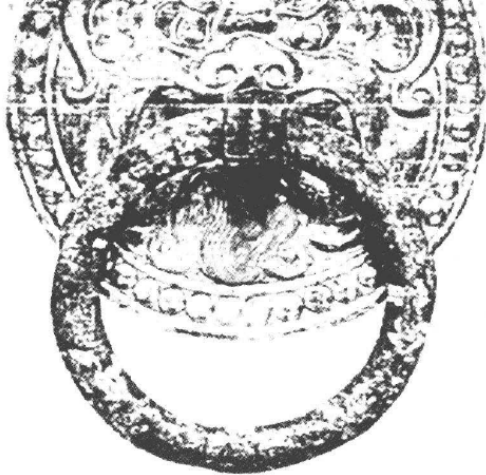
而服循服

侯諸侯制

侯諸侯制

侯諸侯制

侯諸侯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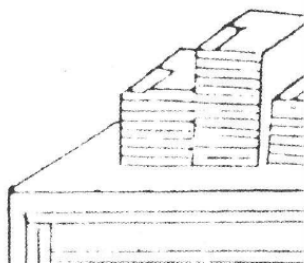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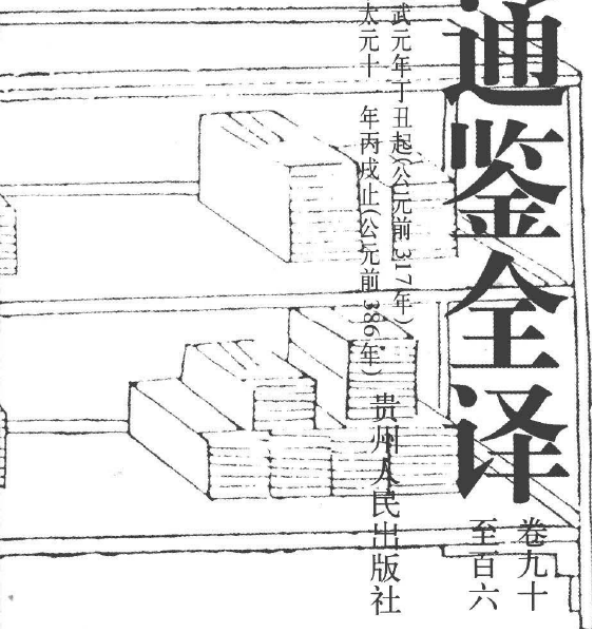


资治通鉴全译

卷九十
至百六

第七册

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起（公元前三二一年）
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止（公元三八六年）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

晋纪十二 起强圉赤奋若，尽著雍摄提格，凡二年。

中宗元皇帝上^①

建武元年

1 春，正月，汉兵东略弘农，太守宋哲奔江东。

2 黄门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自长安奔凉州，称愍帝出降前一日，使淑等赍诏赐张寔，拜寔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承制行事；且曰：“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；君其协赞琅邪，共济多难。”淑等至姑藏，寔大临三日，辞官不受。

初，寔叔父肃为西海太守，闻长安危逼，请为先锋入援；寔以其老，弗许。及闻长安不守，肃悲愤而卒。

寔遣太府司马韩璞、抚戎将军张闾等帅步骑一万东击汉；命讨虏将军陈安、安故太守贾骞、陇西太守吴绍各

统郡兵为前驱^②。又遗相国保书曰：“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躯。前遣贾骞瞻公举动，中被符命，敕骞还军。俄闻寇逼长安，胡崧不进，麴允持金五百，请救于崧，遂决遣骞等进军度岭^③。会闻朝廷倾覆，为忠不遂，愤痛之深，死有余责。今更遣璞等，唯公命是从。”璞等卒不能进而还。

至南安，诸羌断路，相持百余日，粮竭矢尽。璞杀车中牛以飧士，泣谓之曰：“汝曹念父母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念妻子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欲生还乎？”曰：“欲。”“从我令乎？”曰：“诺。”乃鼓噪进战，会张闾帅金城兵继至，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

先是，长安谣曰：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，唯有凉州倚柱观。”及汉兵覆关中，氐、羌掠陇右，雍、秦之民，死者什八九，独凉州安全。

二月，汉主聪使从弟畅帅步骑三万攻荥阳，太守李矩屯韩王故垒^④，相去七里，遣使招矩。时畅兵猝至，矩未及为备，乃遣使诈降于畅。畅不复设备，大飧，渠帅皆醉。矩欲夜袭之，士卒皆恒惧^⑤，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^⑥，使巫扬言曰：“子产有教，当遣神兵相助。”众皆踊跃争进。矩选勇敢千人，使诵将之，掩袭畅营，斩首数千级，畅仅以身免。

【注释】

①中宗元皇帝：即司马睿（公元276～322年），东晋建立者。字景文，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西）人，司马懿曾孙，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。初袭封为琅邪王。永嘉初，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后移镇建邺（今江苏南京），职权又有

【注释】

①出次：犹言避寝、避正寝。搬出平日的宫殿，单独住在外面简陋的房舍中，即居丧。

②羹(yàng 样)。

③裒(póu 抔)。

④丙辰：三月癸未朔，无丙辰。

⑤奉恭王后：作为恭王的后嗣。恭王，是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。司马睿及太子司马绍既已由“小宗”承继“大宗”，所以命司马裒接续琅邪国的祭祀香火。

⑥中书舍人：职官名，隶属于中书监、令。西晋时舍人、通事各一人，东晋合而为一，负责转呈奏疏案章。

⑧中朝：西晋时期。当时建都洛阳，故称中朝。

⑨歃(shà 沙)血：古时会盟，双方口含牲畜之血或以血涂在嘴唇上，以表示诚意。

⑩温峤(288~329年)：东晋太原祁县(今属山西)人，字太真，初在并州，为刘琨谋主，抵抗刘聪、石勒。后南下，明帝即位，任中书令。

⑪蒙尘：蒙上尘土。多用来比喻帝王流亡或失位，遭受垢辱。

【译文】

4 二十八日，宋哲到达建康，声称接受愍帝的诏书，命令丞相琅邪王司马睿总管朝政。三月，琅邪王穿着丧服，住到外面的房舍，举行三天的追悼活动。这时，西阳王司马羣和官属们一起奉上皇帝尊号，琅邪王不答应。司马羣等人不断地坚决请求，琅邪王感慨地流着眼泪说：“我是个有罪的人，各位贤士不断地逼迫我，只有回到琅邪而已！”呼唤私人奴仆，命令驾车，准备回封国去。司马羣等人于是请求依照魏、晋的旧例，称为晋王；同意了。初九，登上晋王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；开始设置文武百官，建立宗庙，构筑敬奉土神、谷神的祭坛。

主管官员请求确立太子，琅邪王喜爱第二个儿子宣城公司马

衰，想立他，对王导说：“确立继承人应该依照德行。”王导说：“世子、宣城公，都有超群的美德，可是世子年龄要大一些。”晋王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丙辰日，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；封司马衰为琅邪王，作为恭王的后嗣；仍让司马衰都督青、徐、兖三州诸军事，镇守广陵。任西阳王司马羣为太保，封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为谯王。司马逊，是宣帝的弟弟的儿子。又任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、江州牧，扬州刺史王导担任骠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兼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，丞相左长史刁协担任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周顗担任吏部尚书，军咨祭酒贺循担任中书令，右司马戴渊、王邃担任尚书，司直刘隗担任御史中丞，行参军刘超担任中书舍人，参军事孔愉长兼任中书郎；其余的参军都任命为奉车都尉，掾属任命为驸马都尉，行参军、舍人任命为骑都尉。王敦辞让州牧，王导因王敦统领六州，辞让中外都督，贺循因年老多病，辞让中书令，晋王都准许了；委派贺循担任太常。这时，紧接着死丧乱之后，江东处于初创阶段，刁协长期在洛阳朝廷任职，熟悉旧时制度，贺循是当代儒学宗师，通晓礼仪，凡有疑难争议的地方，都由二人裁决。

5 刘琨、段匹磾在一起歃血结盟，相约共同辅佐晋王室。十九日，刘琨发布檄令遍告汉族和各族人民，派遣兼长史、右司马温峤，段匹磾派遣左长史荣邵，捧着奏章和盟约到建康，劝晋王登上皇帝位。温峤，是温羡弟弟的儿子，温峤的姨母是刘琨的妻子。刘琨对温峤说：“晋国的国运虽然衰落，但天命没有改变，我应在黄河以北建立功业，派你到长江以南求取名誉。去吧，努力啊！”

晋王委派鲜卑大都督慕容廆担任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、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；慕容廆不接受。征虏将军鲁昌劝告慕容廆说：“现在两个京城沦陷，天子蒙难，琅邪王在江东承受制命，为四海所归附。明公虽然割据一方，可是各部落仍然仗恃军队、不肯降服，大概是因为官位不是君王委任的缘故。我认为应该向琅邪王派遣使者，劝他继承帝位，然后秉承诏令来征伐有罪的人，谁敢不

扩大。西晋灭亡后,称晋王,继而称帝。重用王导,依靠南北士族,在南方形成偏安局面。

②安故:郡名,治今甘肃临洮南。为前凉所置,后废除。

③“遂决”句:所度过的“岭”指沃干岭,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南。

④韩王故垒:战国时韩国国王所筑的壁垒,是韩国灭掉郑国后修筑的,在今河南新郑县境。

⑤恇(kuāng 框):害怕;惊慌。

⑥子产祠:即祭祀春秋时郑国正卿公孙侨(侨字子产)的祠堂。

【译文】

晋纪十二 起(公元317年),止(公元318年),共二年。

中宗元皇帝上

建武年(丁丑,公元317年)

1春,正月,汉国军队向东进攻弘农,太守宋哲逃到江东。

2黄门郎史淑、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到凉州,声称愍帝出城投降的前一天,命令史淑带着诏书赐予张寔,任命张寔为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,秉承皇帝旨意行事;并且说:“我已经诏令琅邪王立即代为天子;你要协助琅邪王,共同度过多灾多难的时期。”史淑等人到达姑臧,张寔大哭了一天,辞让官职,不接受。

起初,张寔的叔父张肃担任西海太守,听说长安危急,请求充当先锋,入京援助;张寔因为他年纪已老,不答应。听到长安失守的消息后,张肃因悲伤气愤而去世。

张寔派遣太府司马韩璞、抚戎将军张闾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,向东进攻汉国;命令讨虏将军陈安、安故太守贾骞、陇西太守吴绍,各自统领本郡军队充当前锋。又给相国司马保写信说:“王室有难,不能忘记投身效命。先前派遣贾骞观望您的行动,中途接到符命,下令贾骞退兵。不久听说敌寇逼近长安,胡崧不进军,麹允拿出五百斤黄金,向胡崧求救,于是决定派遣贾骞等人进军,翻越山岭。恰巧这时听到朝廷覆灭的消息,想为国尽忠不能实现,深感愤

怒悲痛，纵使被杀也抵不消罪责。现在另外派遣韩璞等人，只要是您的命令，一定服从。”韩璞等人终究不能进军，退回去了。

到了南安，羌人各部落截断归路，互相对峙了一百多天，粮食吃光，弓箭用尽。韩璞杀掉驾车的牛来犒赏将士，哭泣着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想念父亲母亲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想念。”“想念妻子儿女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想念。”“想活着回去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想。”“服从我的命令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服从。”于是击鼓呐喊，进军交战，正巧张闾率领金城军队随后赶来，两面夹攻，大败羌人，斩下的头颅有几千颗。

在这以前，长安有歌谣说：“秦川中，血水淹到手腕，只有凉川靠着柱子一旁观看。”等到汉国军队攻陷关中，氐人、羌人掳掠陇山以西地区，雍州、秦州的民众，死亡的有十分之八九，只有凉州稳定、安全。

3 二月，汉国君主刘聪命令堂弟刘畅，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荥阳，太守李矩驻扎在韩王旧日的壁垒中，相隔七里路，派遣使者招降李矩。当时，刘畅的军队突然来到，李矩没有来得及加以防备，于是派遣使者假装向刘畅投降。刘畅不再戒备，大摆筵席，将领们都喝醉了。李矩想在夜晚袭击他们，士兵们都惊慌畏惧，李矩于是派他的将领郭诵到子产祠堂祈祷，指使巫师大声宣扬说：“子产有令，将要派遣神兵前来协助。”众人都奋勇争先。李矩挑选一千名勇敢的士兵，指派郭诵率领，袭击刘畅的军营，斩下的头颅有几千颗，刘畅仅只身逃脱。

4 辛巳，宋哲至建康，称受愍帝诏，令丞相琅邪王睿统摄万机。三月，琅邪王素服出次^①，举哀三日。于是西阳王羨及官属等共上尊号^②，王不许。羨等固请不已，王慨然流涕

曰：“孤，罪人也。诸贤见逼不已，当归琅邪耳！”呼私奴，命驾将归国。羗等乃请依魏、晋故事，称晋王；许之。辛卯，即晋王位，大赦，改元；始备百官，立宗庙，建社稷。

有司请立太子，王爱次子宣城公裒^③，欲立之，谓王导曰：“立子当以德。”导曰：“世子、宣城公，俱有朗隽之美，而世子年长。”王从之。丙辰^④，立世子绍为王太子；封裒为琅邪王，奉恭王后^⑤；仍以裒都督青、徐、兖三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以西阳王羗为太保，封谯刚王逊之子承为谯王。逊，宣帝之弟子也。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、江州牧，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，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周顗为吏部尚书，军咨祭酒贺循为中书令，右司马戴渊、王邃为尚书，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，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^⑥，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，自余参军悉拜奉车都尉，掾属拜驸马都尉，行参军、舍人拜骑都尉。王敦辞州牧，王导以敦统六州，辞中外都督，贺循以老病辞中书令，王皆许之；以循为太常。是时承丧乱之后，江东草创，刁协久宦中朝^⑦，谄练旧事，贺循为世儒宗，明习礼学，凡有疑议，皆取决焉。

刘琨、段匹磾相与歃血同盟^⑧，期以翼戴晋室。辛丑，琨檄告华、夷，遣兼左长史、右司马温峤^⑨，匹磾遣左长史荣邵，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。峤，羨之弟子也；峤之从母为琨妻。琨谓峤曰：“晋祚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吾当立功河朔，使卿延誉江南。行矣，勉之！”

王以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

事、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；庾不受。征虏将军鲁昌说庾曰：“今两京覆没，天子蒙尘^①，琅邪王承制江东，为四海所系属。明公虽雄据一方，而诸部犹阻兵未服者，盖以官非王命故也。谓宜通使琅邪，劝承大统，然后奉诏令以伐有罪，谁敢不从？”处士辽东高诩曰：“霸王之资，非义不济。今晋室虽微，人心犹附之，宜遣使江东，示有所尊，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，不患无辞矣。”庾从之，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。

6 汉相国粲使其党王平谓太弟义曰：“适奉中诏，云京师将有变，宜衷甲以备非常。”义信之，命宫臣皆衷甲以居。粲驰遣告靳准、王沈。准以白汉主聪曰：“太弟将为乱，已衷甲矣！”聪大惊曰：“宁有是邪？”王沈等皆曰：“臣等闻之久矣，屡言之，而陛下不之信也。”聪使粲以兵围东宫。粲使准、沈收氐、羌酋长十余人，穷问之，皆悬首高格，烧铁灼目，酋长自诬与义谋反。聪谓沈等曰：“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！当念知无不言，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！”于是诛东宫官属及义素所亲厚，准、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数十人，坑士卒万五千余人。夏，四月，废义为北部王，粲寻使准贼杀之。义形神秀爽，宽仁有器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聪闻其死，哭之恸，曰：“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？”氐、羌叛者甚众，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，讨平之。

顺从？”处士辽东人高诩说：“霸王的资本，不凭道义不能达到。现在晋王室虽然衰微，人心仍然归附他，应该派遣使者到江东，向人民表示我们有所尊奉，然后依仗大义来征伐各部落，不担心没有理由。”慕容廆听从他们的建议，派遣长史王济从海上前往建康，劝晋王登上帝位。

6 汉国相国刘粲指使他的党羽王平对太弟刘义说：“刚刚接到宫中诏书，说京城将有变乱，应该在外衣内穿上铠甲，来防止意外。”刘义听信了他的话，命令东宫臣属都内披衣甲，等待事变。刘粲派人驰马告诉靳准、王沈。靳准把这事禀报给汉国君主刘聪说：“太弟将要作乱，已经在外衣内穿上铠甲了！”刘聪大为惊讶，说：“竟然有这种事？”王沈等人都说：“臣下等人听说已很久了，多次禀告，可是陛下不相信我们的话。”刘聪命令刘粲率领军队包围东宫。刘粲指使靳准、王沈逮捕氏族、羌族的酋长十多人，想方设法地拷问他们，都吊在高高的木架上，烧红铁器来烤他们的眼睛，酋长们被迫承认和刘义谋图作乱。刘聪对王沈等人说：“我从现在起了解你们的忠心！应该记住：知道的没有不能说出来的，不要把往日说了而不采用的事记在心上！”于是诛杀东宫官属和刘义一向亲近的人，以及靳准、王沈等人一向所憎恨厌恶的大臣有几十人，活埋了一万五千名兵士。夏，四月，废黜刘义为北部王，刘粲随后指使靳准暗杀了他。刘义外表清秀，神态爽朗，宽厚仁慈，有才干风度，所以人心大多归附他。刘聪听到他的死讯，哭得很悲痛，说：“我们兄弟只剩下了两人，却不能互相容忍，怎么能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心意呢？”氏族、羌族反叛的人很多，委派靳准代理车骑大将军，前去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

7 五月，壬午，日有食之。

8 六月，丙寅，温峤等至建康，王导、周顗、庾亮等皆爱峤才，争与之交。是时，太尉豫州牧荀组、冀州刺史邵续、青州刺史曹嶷、宁州刺史王逊、东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劝进，王不许。

9 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，为坞主。王之为丞相也，遣行参军谯国桓宣往说平、雅，平、雅皆请降。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^①，遣参军殷乂诣平、雅。乂意轻平，视其屋，曰：“可作马厩。”见大镬，曰：“可铸铁器。”平曰：“此乃帝王镬，天下清平方用之，奈何毁之？”乂曰：“卿未能保其头，而爱镬邪？”平大怒，于坐斩乂，勒兵固守。逖攻之，岁余不下，乃诱其部将谢浮，使杀之；逖进据太丘^②。樊雅犹据谯城，与逖相拒。逖攻之不克，请兵于南中郎将王含。桓宣时为含参军，含遣宣将兵五百助逖。逖谓宣曰：“卿信义已著于彼，今复为我说雅。”宣乃单马从两人诣雅曰：“祖豫州方欲平荡刘、石，倚卿为援；前殷乂轻薄，非豫州意也。”雅即诣逖降。逖既入谯城，石勒遣石虎围谯，王含复遣桓宣救之，虎解去。逖表宣为谯国内史。

己巳，晋王传檄天下，称“石虎敢帅犬羊，渡河纵毒，今遣琅邪王裒等九年，锐卒三万，水陆四道，径造贼场，受祖逖节度。”寻复召裒还建康。

10 秋，七月，大旱；司、冀、并、青、雍州大蝗；河、汾溢，漂千余家。

11 汉主聪立晋王粲为皇太子，领相国、大单于，总摄朝政如故。大赦。

12 段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，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、弟末杯等会于固安^③，共讨石勒。末杯说疾陆眷、涉复辰曰：“以父兄而从子弟，耻也；且幸而有功，匹磾独收之，吾属何有哉？”各引兵还。琨、匹磾不能独留，亦还蓟。

13 以荀组为司徒。

【注释】

① 芦洲：地名，在今安徽亳县东涡水北岸。

② 太丘：地名，在今河南永城西北。

③ 固安：县名，治今河北易县东南。

【译文】

7 五月，初一，出现日食。

8 六月，十五日，温峤等人到达建康，王导、周顗、庾亮等人都喜爱温峤的才华，争相和他交往。这时，太尉豫州牧荀组、冀州刺史邵续、青州刺史曹嶷、宁州刺史王逊、东夷校尉崔毖等人都呈上奏章，劝晋王登上皇位，晋王不同意。

9 当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自在谯国聚集部众几千人，担任坞堡首领。晋王做丞相时，派遣行参军谯国人桓宣前去游说张平、樊雅，张平、樊雅都请求投降。等到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驻芦洲，派遣参军殷乂前往张平、樊雅那里，殷乂心中瞧不起张平，盯着他们的房舍，说：“可以当马棚。”看到一个大锅，说：“可以铸造铁器。”张平说：“这是帝王的大锅，天下太平后就要使用它，为什么要毁掉它？”乂说：“你不能保住自己的头，还能爱大锅吗？”张平大为愤怒，就在座位上杀了殷乂，调遣军队，加固守备。石勒攻打他，一年多不能攻下，于是引诱他的部将谢浮，让谢浮杀了他；祖逖进兵，占据太丘。

樊雅仍然占据着谯城，和祖逖对抗。祖逖攻打他不能取胜，向南中郎将王含请求支援。桓宣这时担任王含的参军，王含派遣桓宣率领五百兵士，援助祖逖。祖逖对桓宣说：“你的诚信已得到他们的了解，请现在再替我游说樊雅。”桓宣于是单人匹马，仅带两个随从到樊雅那里，说：“祖豫州正要扫平刘聪、石勒，依靠你作为后援；以前殷乂态度轻浮，不是祖豫州的本意。”樊雅于是前往祖逖那里归降。祖逖进入谯城后，石勒派遣石虎包围谯城，王含又派遣桓宣援救，石虎解除包围，离开了。祖逖上奏章举荐桓宣担任谯国内史。

十八日，晋王向天下发布檄令，说：“石虎竟敢率领狗羊禽兽，渡过黄河毒害人民，现在派遣琅邪王司马裒等九支军队，精锐的兵士三万人，水陆四路，直接赶到贼寇的场所，接受祖逖的调度。”不久，又召司马裒回到建康。

10 秋，七月，发生大旱灾；司州、冀州、并州、青州、雍州发生大蝗灾；黄河、汾水漫过河堤，漂走了一千多家。

11 汉国君主刘聪立晋王刘粲为皇太子，兼任相国、大单于，仍旧总管朝政。大赦境内。

12 段匹磾推荐刘琨担任大都督，檄令他的哥哥辽西公段疾陆眷和叔父段涉复辰、弟弟段末杯等人在固安会合，一同讨伐石勒。段末杯劝段疾陆眷、段涉复辰说：“以父兄的身分却从子弟的号令，是个耻辱；况且侥幸地立下功劳，段匹磾独自占有，我们能得到什么呢！”各自率领军队退回。刘琨、段匹磾不能单独留下，也回到蓟城。

13 委派荀组担任司徒。

14 八月，汉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临颖，杀之。

初，赵固与长史周振有隙，振密潜固于汉主聪。李矩

之破刘畅也，于帐中得聪诏，令畅既克矩，还过洛阳，收固斩之，以振代固。矩送以示固，固斩振父子，帅骑一千来降；矩复令固守洛阳。

15 郑攀等相与拒王廙，众心不壹，散还横桑口^①，欲入杜曾。王敦遣武昌太守赵诱、襄阳太守朱轨击之，攀等惧，请降。杜曾亦请击第五猗于襄阳以自赎。

廙将赴荆州，留长沙刘浚镇扬口垒^②。竟陵内史朱伺谓廙曰：“曾，猾贼也，外示屈服，欲诱官军使西，然后兼道袭扬口耳。宜大部分，未可便西。”廙性矜厉自用，以伺为老怯，遂西行。曾等果还趋扬口；廙乃遣伺归，载至垒，即为曾所围。刘浚自守北门，使伺守南门。马雋从曾来攻垒，雋妻子先在垒中，或欲皮其面以示之。伺曰：“杀其妻子，未能解围，但益其怒耳。”乃止。曾攻陷北门，伺被伤，退入船，开船底以出，沉行五十步，乃得免。曾遣人说伺曰：“马雋德卿全其妻子，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雋，雋已尽心收视，卿可来也。”伺报曰：“吾年六十余，不能复与卿作贼，吾死亦当南归，妻子付汝裁之。”乃就王廙于甌山^③，病创而卒。

戊寅^④，赵诱、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曾战于女观湖^⑤，诱等皆败死。曾乘胜径造沔口，威震江、沔。

王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。访有众八千，进至沌阳^⑥。曾锐气甚盛，访使将军李恒督左甄，许朝督右甄^⑦，访自领中军。曾先攻左、右甄，访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。令其众曰：“一甄败，鸣三鼓；两甄败，鸣六鼓。”赵诱子胤，将父余兵

属左甄，力战，败而复合，驰马告访。访怒，叱令更进；胤号哭还战。自旦至申^⑧，两甄皆败。访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饮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曾兵未至三十步，访亲鸣鼓，将士皆腾跃奔赴，曾遂大溃，杀千余人。访夜追之，诸将请待明日，访曰：“曾骁勇能战，向者彼劳我逸，故克之；宜及其衰乘之，可灭也。”乃鼓行而进，遂定汉、沔。曾走保武当^⑨。王廙始得至荆州。访以功迁梁州刺史，屯襄阳。

【注释】

- ①横桑口：地名，在今湖北汉川西。
- ②扬口：地名，在今湖北潜江西北，为扬水进入汉江之处。
- ③甌(zèng 赠)山：山名，在今湖北汉川东南汉江南岸。
- ④戊寅：八月庚戌朔，无戊寅。
- ⑤女观湖：地名，在今湖北江陵、潜江二县界。
- ⑥沌(zhuàn 转)阳：县名，治今湖北汉阳东临漳山下。
- ⑦左甄、右甄：即左方的军阵、右方的军阵。甄，义同“阵”。
- ⑧申：时间名，相当于现在下午的三点至五点。
- ⑨武当：县名，治今湖北均县西北。

【译文】

14 八月，汉国赵固在临颖袭击卫将军华荟，杀了他。

起初，赵固和长史周振有嫌隙，周振秘密地向汉国君主刘聪诬陷赵固。李矩打败刘畅后，在刘畅军营中搜到刘聪的诏书，命令刘畅在战胜李矩后，回军时经过洛阳，逮捕赵固，杀了他，用周振来接替赵固。李矩把诏书送给赵固看，赵固杀了周振父子，率领一千骑兵前来归降；李矩又命令赵固守卫洛阳。

15 郑攀等人一道抗拒王廙，各人心思不一致，离散后回到横桑